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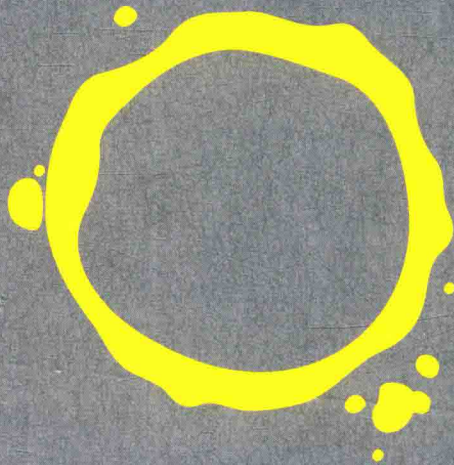
Le Premier Homme

Albert Camus

在这儿我领悟了人们所说的光荣：
就是无拘无束地爱的权利。

第一人

〔法〕阿尔贝·加缪 / 著 李玉民 / 译



吉林
大学
出版社

第 一 人

[法] 阿尔贝·加缪 著 李玉民 译

 吉林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第一人 / (法) 阿尔贝·加缪著; 李玉民译. -- 长春: 吉林大学出版社, 2017.9
ISBN 978-7-5692-1104-7

I. ①第… II. ①阿… ②李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法国—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54400 号

第一人
DI-YI REN

著 者: (法) 阿尔贝·加缪
译 者: 李玉民
策划编辑: 魏丹丹
责任编辑: 魏丹丹
责任校对: 邹燕妮
开 本: 850mm × 1168mm 1/32
字 数: 167 千字
印 张: 8.5
版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出版发行: 吉林大学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(130021)
0431-89580028/29/21
<http://www.jlup.com.cn>
E-mail: jdcbs@jlu.edu.cn
印 刷: 三河市金元印装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692-1104-7

定价: 32.00 元

原著编者按

我们现在出版《第一人》。这是阿尔贝·加缪去世时正在写作的遗稿。手稿装在他的挎包里，是1960年1月4日发现的，总共144页，奋笔直书，没有句号，也未加逗号，字迹潦草，很难辨读，毫无加工的迹象。

我们依据手稿和弗朗西娜·加缪^①第一手打字稿，确定了这个文本。为方便理解，文中复加了标点，辨读有疑问的词语加了括号，无法辨认的词和语句成分用空白括号标出。在页码下方，用星号带出重叠的异文；用字母表示在空白边的补文；用数字显示出版者的注释^②。

附录部分（我们编号为Ⅰ至Ⅴ），这些活页有的插进手稿中（活页Ⅰ在第四章前，活页Ⅱ在第六〔附〕章前），其余的附在手稿后面。

题为“《第一人》（笔记与提纲）”的笔记本，是一个方格纸的小活页本，同样附在后面，这有助于读者了解作者想要如何展开这部作品。

看完《第一人》就会明白，我们为何也附上两封信：一封是阿尔贝·加缪在获得诺贝尔奖的次日，寄给他的小学教师路易·热尔曼的；另一封则是路易·热尔曼写给他的最后一封信。

① 阿尔贝·加缪的夫人，原名弗朗西娜·富尔。——译者注

② 原著页码下方的文字，在译本中稍加处理，均以数字标识，作为原著的注释。译者加的注释则标明译者注。

在此，我们要特别感谢奥黛特·狄亚涅·克雷亚克、罗杰·格勒尼埃和罗贝尔·伽利玛，感谢他们出于深情厚谊一贯给予我们的帮助。

卡特琳·加缪^①

1994 年

^① 阿尔贝·加缪的女儿。——译者注

目 录

CONTENTS

原著编者按 / 1

第一部 寻 父 / 1

第二部 儿子或第一人 / 121

附 录

活页 / 172

第一人（笔记与提纲） / 177

两封书信 / 205

加缪的自我解码 / 209

加缪生平与创作年表 / 240

第一部 寻 父

说情人：加缪孀妇^①

献给你，这本你生前读不了的书

^① 阿尔贝·加缪的母亲，原名卡特琳·辛泰斯。——译者注

大篷车行驶在碎石路上。暮色沉沉，厚重的大块乌云朝东方飞驰^①。三天前，大西洋上空乌云密布，就等待刮来西风，这才开始蠕动，起初缓慢地翻滚，继而流徙的速度越来越快，飞越秋季粼光闪闪的海面，径直冲向大陆，经过摩洛哥山脊割成长条云^②，到阿尔及利亚高原上空，复又聚合成云团，现在邻近突尼斯边境，势欲抵达第勒尼安海，而后消隐。在这类似无比巨大的岛屿上空，乌云狂奔了数千公里之后，势头尽失，有的云团已经化作大颗的雨滴，稀稀落落，噼里啪啦，开始敲打着四个乘客头上的帆布车篷。这类似岛屿的大陆，北面有流动的海洋守卫，南面则护拥着沙海凝固的波涛，而沙海波涛流经这片大地的速度，并不比这里帝国和种族的进程快多少。

道路倒还清晰，只是路面不太板实，大篷车轧上去，就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。铁轮箍下或者马蹄下，时而进出火星，一颗燧石便打在车板上，或者相反，扑哧一声，轧进土质松软的辙沟里。两匹驾车的小马奔跑的速度倒很均匀，少有失蹄，挺着胸脯，用力拉着装有家具的沉重大板车，步调虽然不一致，却一刻不停地将道路抛向身后。时而有一匹马打起响鼻，步伐就乱了。于是，阿拉伯人车老板一抖马背上的用旧的缰绳，发出啪啪声响，那马精神抖擞，又恢复了节奏。

坐在前排长凳上，挨着车老板的那个男子是法国人，三十来岁，脸上不露声色，目光注视着在下面摆动的两匹马的后臀。他腰

① 增加不指明的地质状况。大地和海洋。——原作注(以下不标明者均为原作注)

② 索尔弗里诺(离蒙多维不远的村庄，今为德雷安)，在波尼(安纳巴)南25公里。1848年11月，来自巴黎的829人车队，最初在蒙多维落脚，很可能是他们当中一个人创建了这座村庄。

身粗壮，人很敦实，长瓜脸，方方的额头很高，下颌骨坚毅有力，眼睛非常清亮。他穿着过了季的人字斜纹布上衣，三粒扣子按照时尚一直扣到领口，头发理得很短，戴一顶轻便鸭舌帽^①。雨水在车篷上开始流淌时，他便转身冲车里高声问道：“没事儿吧？”是向坐在第二张长凳上的一位妇女问的。那女子卡在第一张长凳和一大堆旧箱子和旧家具之间，衣着颇为寒酸，但是裹着一条粗羊毛的大披肩，她浅浅地冲他微笑，连声说“是啊，是啊”，还微微做手势表示歉意。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依偎着她睡觉。她五官端正，面相温和，波浪式的黑发不失为西班牙女子，鼻子纤巧而挺直，栗色的眼睛美丽而热情。不过，此时，她脸上有某种神色能打动人。那不单是疲惫或类似的什么暂时罩在脸上的一种面具，不是的，倒是走神儿，略微分心的样子，如同某些纯正无邪的人一贯的神态，而此刻她那张美丽的脸上正暗暗流露出来。她那眼神惊人的和善，时而也掺进一抹转瞬即逝的无名恐惧。她用因劳作而变得粗糙、骨节有点肿大的手掌，轻轻拍着丈夫的脊背，说道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。”随即，她收敛笑容，注视车篷下水洼已经开始闪光的道路。

男人扭头问阿拉伯人：“还远吗？”阿拉伯人一脸静穆，脑袋用黄细绳扎着缠头巾，膀大腰圆，穿一条肥大的半短长裤，在腿肚上方系紧裤脚，他那两撇大白胡子下的嘴咧开笑笑，回答说：“再走八公里，你就到了。”男人又转过头去，没有含笑，却关切地瞧他的妻子。女人的目光还一直盯着道路。“把缰绳给我吧。”男人说道。“行啊。”阿拉伯人答应，他交出缰绳。男人从上面跨过去，阿拉伯老人从下面钻过来，二人换了座位。男人抖了两下缰绳，就驾驭了两匹马，马儿又奔跑起来，拉直了套绳。“你识马性？”阿拉伯人问道。“是啊。”男人回答简单干脆，依然没有笑容。

天光暗下来，夜色骤然降临。阿拉伯人从他左侧锁横头摘下方形灯笼，转向车内，划了好几根粗头火柴，才算点着灯笼里的蜡

^① 或者一顶瓜皮帽。

烛,再挂回原处。现在落下霏霏细雨,雨丝在微弱的灯光中闪亮,而淅沥之声则充塞了周围漆黑的天地。大篷车时而驶经荆丛、矮树丛,被灯光模糊地照见几秒钟。不过,其余的时间,马车行驶在黑暗中更显空旷的荒野。唯有烧荒的气味,或者突然袭来的浓烈的粪肥味儿,才让人意识到此时沿着耕地行驶。女人在赶车的人身后说话,他稍微勒住缰绳,身子往后仰。“连个人影儿也不见。”妻子重复道。“你害怕啦?”男人又重复一遍,“怎么会呢?”不过这回是叫嚷起来。“不,不,跟你一块儿不怕。”可是,她总还流露出不安的神色。“你不舒服吗?”男人问道。“有点儿。”男人便催马快行,于是,车轮轧辙沟,八只铁蹄踏路的巨大声响,重又充斥沉沉黑夜。

这是1913年秋季的一天夜晚^①。这一家人乘三等车厢,坐了一天一夜的硬座,从阿尔及尔到达波尼火车站,两小时前又乘马车赶路。他们在火车站找到这辆大篷车,这个阿拉伯人正等候着,要把他们拉到二十公里远,送到一座小村庄附近这个男人要经营的垦地。往车上装箱子和其他物品,费了好多功夫,路又不好走,也耽误了不少时间。阿拉伯人似乎看出旅伴有些不安,就对他说:“不必害怕。这里没有强盗。”“强盗哪儿都有,”男人说道,“不过,我这儿有家伙。”说着,他拍了拍右边的口袋。“你说得对,”阿拉伯人接口道,“总是有些疯子。”这时,女人叫她丈夫:“亨利,不大好受。”男人咒了一句,又催促一下两匹马^②,他说道:“说话就到了。”过了一会儿,他又瞧了瞧妻子。“还难受吗?”她冲男人微微一笑,样子却很怪,有点心不在焉,却看不出难受来。“嗯,特别难受。”丈夫仍然关切地注视她。于是,她重又表示歉意。“没什么。也许是坐火车的缘故。”“瞧啊,”阿拉伯人说,“村子。”的确望见了,在路的左侧,再往前一点儿,索尔弗里诺村,雨中映现朦胧的灯光。“你得走右边那条路。”阿拉伯人说道。男人略显犹豫,转身

① 阿尔贝·加缪生于1913年11月7日。

② 小男孩。

问他妻子：“直接到家里，还是去村子？”“唔！直接到家里，这样更好。”车子往前行驶不远，朝右拐去，那方向有陌生的家在等待他们。“还有一公里。”阿拉伯人说道。“这就到了。”男人冲他妻子说。妻子俯下身子，脸埋在胳膊里，正无声地哭泣。男人提高嗓门儿，学着她的话，一字一顿地说道：“你这就能躺下。我去叫大夫。”“对，去叫大夫吧。我看就是这事儿。”阿拉伯人好不奇怪，注视他们夫妇。“她就要生孩子了。”男人说道，“村里有大夫吗？”“有哇，你要是愿意，我去叫大夫。”“不，你留在家里，照看着点儿。我去，会快一些。他有车还是有马？”“有车。”随后，阿拉伯人又对女人说：“你会生个小子。但愿他长得漂亮。”女人冲他微笑，却似乎没有听明白。“她听不见。在家里说话，你得大声喊，还得打手势。”

突然间，马车行驶几乎没有声响了。路变窄了，地面覆盖一层凝灰岩。路两侧排列着瓦顶棚子，棚子后边的葡萄园，只看得见头几排葡萄架。迎面扑鼻而来的是浓浓的葡萄汁气味。他们驶过几幢房顶加高的大房子，进入一个无树的院子，车轮碾着煤渣路，阿拉伯人一言未发，接过缰绳一勒，两匹马便停下，其中一匹打着响鼻。阿拉伯人指着一座刷了白灰的小房子。房子小矮门四周爬满葡萄藤，门框因用硫酸铜杀菌而发蓝。男人跳下车，冒雨跑向房子，打开房门。屋里黑洞洞的，感到空室而无烟火，阿拉伯人随后跟上，摸黑径直走向壁炉，他擦着一根火柴，点亮屋子中央圆桌上面吊着的一盏煤油灯。男人只能扫一眼，看到刷了白灰的厨房，里面有一个镶了红瓷碗的洗碗池、一个旧碗柜，以及墙上挂的褪了色的日历。一条铺了同样红砖的楼梯通到上面的起居室。“生上火吧。”他说罢，又返回马车。（他去抱小男孩？）女人一声不吭等待着。他抱起妻子，放到地上，还搂了一会儿，然后扳着仰起她的头。“你能走吗？”她回答“能”，并用关节肿大的手掌抚摩丈夫的手臂。男人搀着她走向屋子。“等一等。”他说道。阿拉伯人已经生着了炉火，往火上添加葡萄藤蔓，动作准确而又敏捷。女人站在桌旁，

双手捧着肚腹，她那张俊美的脸庞仰向灯光，现在浮过短暂疼痛的波迹。这屋里的潮湿，久无人居和贫寒的气息，她似乎根本不注意。男人正忙着布置上面的房间。继而，他出现在上面的楼梯口：“卧室里没有壁炉？”“没有，”阿拉伯人回答，“另一间屋也没有。”“过来一下。”男人说道。阿拉伯人便上楼。随后又见他退着出来，抬着床垫，男人则抬着另一端。他们将床垫安放在壁灯旁边。男人将桌子拉到角落，而阿拉伯人则又上楼去，很快拿下来长枕头和被子。“就躺在这儿吧。”男人对妻子说道，并且扶着她走向床垫。她不免迟疑。现在闻到床垫散发出来一股潮湿的马鬃气味。“我不能脱衣服。”她说道，目光扫视周围，面露畏惧的神色，仿佛终于认清这住宅的状况。“下身穿的脱了吧。”男人说道。接着又重复一遍：“下身儿的，脱了吧。”随即转向阿拉伯人：“谢谢。卸下一匹马，我骑着去村里。”阿拉伯人出去了。女人背对着丈夫，忙着脱裤子，丈夫也已转过身去。随后，她躺上去，身子一平躺到床垫上，扯被子盖好，她就长号一声，张大了嘴，只是一声持续喊叫，就好像要把聚积在身上疼痛的呼号，一下子全释放出来。男人站在床垫旁边，由着她长号，等她住了声，他便摘下帽子，跪到地上，亲吻她紧闭的双目上面美丽的额头。然后，他又戴上帽子，冒雨出去了。卸了套的马原地打转，前蹄插进炉渣里。“我去找副鞍子来。”阿拉伯人说道。“不必。马有缰绳就行了。我就这样骑马。你把箱子和其他物品搬进厨房吧。你有老婆吧？”“老婆死了，太老了。”“有女儿吗？”“没有，谢天谢地。不过，我有儿媳妇。”“叫她过来吧。”“这就叫来。放心去吧。”男人注视着阿拉伯老人，老人一动不动，站在细雨中，打湿的胡子下的嘴角冲他泛起微笑。他呢，始终没有个笑容，但是，他望着对方，眼睛清亮而关切。接着，他向对方伸出手，对方则以阿拉伯人的方式，用手指尖握了握，再将手指送到嘴唇上。男人转身，踏着噼噼作响的炉渣，走向那匹马，跃身骑上马背，一阵重重的马蹄声跑远了。

男人跑出垦区，便朝他刚到时初见村子灯火的十字路口奔去。

现在雨已经停了，灯火更显明亮了。拐到右边的道路穿过葡萄园，笔直通往那片灯光，而扎葡萄架的铁丝，有些区段也闪闪发亮。大约跑到半路，马自动放慢速度，信步往前走，走近一个长方形的棚屋，一边是砖石砌的一间屋，另一边大间量，是搭成的木板房，房前大大的雨檐遮护着突出的柜台。砖石屋的房门上写着“雅克太太乡村食堂”，门下缝隙透出光亮。男人勒马停在门前，不下马就敲门。屋内立刻有人问话，声音果敢而洪亮：“什么人？”“我是圣·阿波特尔垦区新来的经理。我妻子临产了。我来求助。”没人回答。过了一会儿，只听拔出门插销，拉开门闩，房门打开一条缝，隐约看到欧洲女人那样卷曲的黑发、富态的面颊、肥厚的嘴唇，上方的鼻子稍嫌扁平。“我叫亨利·科尔梅里。您能到我妻子的身边吗？我去叫大夫。”那女人以惯有打量男人和逆境的眼神，定睛看着他。男人则坚定地与她对视，却不多加一句解释。“我这就去。”她说道。“您抓紧吧。”他道了声谢，用脚跟一磕马肚子。不大工夫，就过了干打垒的围墙，进了村子。看来只有一条街道，在他眼前延展，沿街两旁排列着小平房，全都一模一样，他一直走到铺了凝灰岩的小广场，意外看到一座金属框架的音乐亭耸立在那里。广场跟街道一样阒无一人。科尔梅里已经朝一座房子走去，这时马忽然闪避一下。从暗地里走出一个阿拉伯人来，那人身披深色破旧的呢斗篷，正朝他走来。“我找医生的家。”科尔梅里脱口就问道。那人打量骑马人，打量完了，便说了一句：“随我来。”他们沿着街道又往回走。在底层加高的一座建筑物上写着“自由、平等、博爱^①”，有刷了白灰的楼梯通到上面。旁边是一座小花园，围着灰泥围墙，里端有一座房子。阿拉伯人指着说：“就是那儿。”科尔梅里跳下马，迈开丝毫不显倦意的步子，穿过花园，只瞧见正中间有一棵矮棕榈，叶子干枯，树干也朽了。他敲了敲门。没人应答^②。他回过身去。阿拉伯人静静地等在那里。男人再次敲门。

① 在手稿页左空白边上，阿尔贝·加缪打了个问号。

② 我同摩洛哥人打过仗（目光蒙眬），摩洛哥人，他们不大善良。

另一侧响起了脚步声,停到门里,但是门并没有打开。科尔梅里又敲门,说道:“我找大夫。”里面立即拔了门闩的插销,房门打开了。出来一个人,是张娃娃脸,还显年轻,但是头发几乎全白了,身材高大壮实,穿着类似猎装,小腿紧紧打着绑腿。“咦,您是哪儿来的?”那人微笑着问道,“我可从未见过您。”男人解释了几句。“唔,是的,村主任事先通知了我。不过,您说说看,跑到这种穷乡僻壤的鬼地方来生孩子。”对方说意料会晚一些,一定是日子弄错了。“好吧。这种情况,谁都难免碰上。走吧,我给那匹斗牛士放上鞍子,随后就去。”

又下雨了,科尔梅里回程走到半路,医生骑着灰斑马就追上来了。科尔梅里浑身浇透了,但始终挺着腰板儿,稳坐在他那匹干农活的笨重的马上。“到这儿来也真怪,”医生高声说道,“不过,您会看到,这地方也不错,只是蚊子多,穷苦地方出盗贼。”医生勒马与他并行。“要知道,蚊子嘛,您尽可放心,那是明年开春之后的事儿。至于盗匪嘛……”医生笑起来,可是,对方一言不发,继续赶路。医生不免好奇,看着他,说道:“您什么也不用怕,到时候,一切都会妥妥当当。”科尔梅里那清亮的目光转向医生,平静地注视他,语调真诚地说道:“我不怕。我习惯了艰难险阻。”“这是您的头生吗?”“不,有个四岁的男孩,撂在阿尔及尔他外婆家了。^①”他们到达十字路口,拐上去垦区的路。不久,煤渣就在马蹄下纷飞。两匹马一停下,周围又寂静下来时,只听屋里传出一声号叫。两个男人下了马。

躲在滴水的葡萄藤下的一个黑影在等候他们。他们走到近前,认出阿拉伯老人,头上还套着一个口袋。“你好,卡杜尔,情况怎么样?”医生问道。“不清楚,尤其里面全是女人,我不能进去。”老人回答。“好规矩,”医生说道,“尤其在女人叫喊的时候。”不

^① 此处与上文矛盾,在车上,“一个四岁的小男孩依偎着她睡觉”,可见随行;到达住处时,又有加括号和问号的一句:(他去抱小男孩?)表明加缪改变了主意。——译者注

过,屋里再也没有传出一声喊叫。医生打开房门,走了进去,科尔梅里紧随其后。

壁炉里葡萄枝蔓烧得正旺,比起吊在天棚中央的铜箍煤油灯来,照得屋子还要亮堂。他们面对炉火,右侧的洗碗池忽然堆满铁水罐和毛巾。左侧,原先摆在屋中央的桌子,已经移到那个摇晃不稳的木质白色小碗柜前,桌子上放满了一个旧旅行袋、一个帽子盒和一些小包裹。屋子各个角落都堆着旧行李,其中有一只大柳条箱。只有离炉火不远的屋子中央留下空地儿,与壁炉呈直角放着床垫,上面躺着女人,她的头微微后仰,下面的枕头没有枕套,头发现在散开了。被子现在只盖住半个床垫。

食堂老板娘跪在左侧,遮住了床垫裸露的部分。她正往盆里拧毛巾,滴下红红的血水。右侧盘腿坐着一个阿拉伯女子,未戴面纱,以献祭的姿态,双手端着另一个有几处绷瓷的搪瓷盆,盆里热气腾腾。一条折叠的床单垫在产妇的身下,两个女人则坚守在两端。在粉刷的墙壁上、堆满房间的行李上,影子和炉火光上下蹿动,再近一些,炉火则映红两个守护女人的脸,以及被子下产妇蜷缩的身体。

两个男人走进屋时,阿拉伯女人面带巧笑,迅疾扫了他们一眼,随即转向炉火,两条精瘦的棕色手臂始终捧着脸盆。食堂老板娘瞧了瞧他们,欢叫了一声:“用不着您了,大夫。自己就产下来了。”她站起身,两个男人这才看见一个血淋淋的东西,不成形体,静止中却充满动感,现在持续发出一种声响,仿佛发自地下,几乎难以捕捉的吱吱嘎嘎声^①。“有这种说法,”医生说道,“但愿您没有动脐带。”“没有哇,”女老板笑着回答,“总得给您留点事儿干。”她站起身,就给医生腾开位置。而大夫换了位,便重又挡住新生儿,脱帽站在门口的科尔梅里看不见了。大夫蹲下去,打开医药箱,然后从阿拉伯女人手中接过脸盆。阿拉伯女人立即退出光亮

① 如同在显微镜下,某些细胞发出的声响。

区域,隐身到壁炉的暗角里。医生始终背对着房门,他洗了手,往手上倒了点儿酒精,有点儿像葡萄渣酿造的烧酒味立即弥漫了全屋。这时,产妇抬起头,瞧见她丈夫,她那张疲惫的美丽的脸上,泛起一丝灿烂的笑意,当即容光焕发了。科尔梅里走向床垫。“他来了。”产妇喘息着说道,还伸手指向婴儿。“是啊,”大夫说道,“不过,你还是安静躺着。”妻子用询问的目光望着大夫。科尔梅里站在床垫脚下,向她打了平静下来的手势。“你躺好吧。”她这才仰头躺下去。这工夫雨下大了,敲打着老瓦房顶。医生在被子下面忙活着,接着,他直起身,似乎在摇晃他面前什么东西,柔弱的一声哭叫传了出来。“是个男孩,”大夫说道,“一个漂亮的小东西。”“一开始就吉利,”食堂老板娘说道,“搬迁之喜。”躲在角落的阿拉伯女人笑起来,拍了两下手掌。科尔梅里看了她一眼,她便羞愧地转过身去。“好了,”大夫说,“现在,给我们留点儿空儿吧。”科尔梅里看着他妻子。然而,她的脸一直仰向后面,唯独那双手,在粗布被子上放松了,还能唤起刚才照亮陋室的灿烂笑容。他戴上鸭舌帽,走向房门。“您给他起个什么名字?”食堂老板娘问道。“还不知道,我们没有考虑呢。”他望着婴儿,又说道,“我们就叫他雅克吧,既然您看着他出生的。”对方咯咯大笑。科尔梅里走出屋子,只见葡萄藤下,阿拉伯老人还在等着,头上一直顶着大口袋。老人看着科尔梅里,可是他什么也不讲。“接着。”阿拉伯人递给他口袋一端。科尔梅里躲到口袋下,他感到阿拉伯老人的肩膀,闻到老人衣服上散发出来的烟味,而雨滴则落到两个人头顶的口袋上。“生了个男孩。”他说道,并不看他的同伴。“谢天谢地,”阿拉伯人回答,“您是一家之主了。”来自几千公里远的雨水,不停地落到他们面前的煤渣路上,冲出许多小水洼,也落到稍远处的葡萄园,葡萄架的铁丝在雨中一直闪闪发亮。云雨到不了东面的海了,现在势欲淹没整个地区:河流两岸的沼泽地和周围的山峦,几近荒凉的广袤土地的浓烈气味,重又冲鼻而来。这两个男人挤在同一条口袋之下,嗅着大地的气味,听着身后时断时续的微弱呱呱声。

夜已深了,科尔梅里穿着长内裤和贴身针织衫,睡在妻子旁边的另一张床垫上,眼望着天棚上跳动的火光。房间差不多收拾整齐了。妻子的另一侧,婴儿躺在衣篮里,没有响动,只是时而发出轻微的咕噜声。他妻子也睡着了,脸转向他,嘴微微张开。雨已经停了。明天,就得开始干活。妻子那双已经粗糙的、木质化了的的手,也在他身边提醒这一点。他伸出手,轻轻放到产妇的手上,身子往后一仰,合上了双眼。